

尘世间

■瞿春红

## 感恩从不缺席

“春春,你确实是个好老师!”

婆婆这突如其来的表扬让我不禁愕然。我很少把工作带回家,和长辈们的交流,一般都是家长里短,毕竟那才是贴地气的话题,彼此有来有往,看似无聊又随意的言谈中,却总会沁出丝丝缕缕的温暖,让身体的每一块骨骼,每一寸肌肉都透着惬意自如。那样的假期,才是真正的休息。工作中的得失成败就止于走出单位的那一瞬间吧!毕竟只有彻底地放松,才能让我回归工作时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见到我惊异的眼神,婆婆告诉我:前些日子婆婆和村里的同伴一起去镇上赶集,在一个摊位上,有人大概从两人的聊天中知道她们住在璇山下,就试探着问婆婆认不认识我。得知我是婆婆的儿媳妇,那人一下子亲热地拉住婆婆的手,可劲地在婆婆面前夸我。她孙女原本对学习没兴趣、好偷懒,自从当了班主任后,她孙女竟然爱上了读书,还懂得体贴长辈,越来越懂事。如今她孙女已经读大学了,仍对我念念不忘。

“明明是陌生人,我们却像许久不见的好朋友一样聊了很长时间。可不是托了你的福吗?”婆婆说着说着笑出了声,显然当时的聊天让她感到了无比的喜悦和自豪。“她见我东西多,非要她女婿把我送回家不可。我们还留了联系方式,她说她住在下门村,以后要上集市就和她一起。”婆婆连连感慨,“春春呀,学生记你的好,我都跟着沾你学生家人的光哩!”

约翰·多恩在《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中写道:“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电影《无问西东》上映时,我就关注到了影片中四代人之间若隐若现的命运牵连:吴岭澜对真实的追求,激发了沈光耀精忠报国的正义感;沈光耀的一飞冲天,造就了陈鹏的奉献精神;陈鹏的一以贯之,唤醒了李想的善良本能;李想的一念天堂,铸造了张果果的美好初心……但当时只认为那只是导演的处理亮点,让穿越了一个世纪的几个人物在两个多小时的片长中交相呼应,每一个人都曾被上一代人点拨着去叩问初心,成长后又用自己的方式,去给予下一代人同样的精神滋养,既巧妙点出了电影主题,又给了观众些许启示。

可婆婆的一席话却让我发现:电影中的神奇画面,源头都来自我们视之为平凡的现实世界。

儿子早产半个月,我和丈夫经验不足毫无准备。进入产房后,医生见到我的姓,问起我是哪里人,谁的女儿,当她知晓我的父亲是谁后,淡淡地说了声“你是他的女儿啊”。儿子诞生后,本以为我们没有预订病房将在走廊过夜,没想到一出产房,护士直接把我们推进了VIP单人病房。出院后我和父亲提到了接生医生的名字,父亲也是淡淡地说了句“哦,是老金家女儿呀!他家最困难时我借钱给他们过,还帮老金造好了他家房子”。

父亲说同一个村的人,相互帮衬才是生活习惯而已,没想过什么还恩报答的。何况他们子女成才后两老都进城享福去了,关系也远了,何曾想这份恩情却从未缺席。

每个人当时的用心付出,倾情相待,都会化为一粒微不足见的种子,它可能不会在当下萌芽,甚至未必能回报到当事人身上,但它一定会固执地存在着。他日邂逅,便是一场最美的盛放!

小辰光

■余观祥

## 有故事的天落水

我从小出生在钱塘江边上,是听着潮声,喝着“天落水”长大的。这里曾经是三日无雨冒青烟,一场大雨白茫茫。沙地的河滨分布少,水质浑浊、咸碱。所以,沙地人有一种说法:“沙地的水,里贩的油”,意思说沙地上乘的水资源十分稀缺,犹如里贩人的油一样金贵。

沙地人的饮水一靠前屋后的池潭水,用水桶挑入水缸内,经过沉淀后饮用,通常称为湖水;另一种是雨水,就是在天上下雨时蓄积起来的水,就叫“天落水”。

天落水分为两类,一类俗称屋漏水,另一类俗称舍漏水。屋漏水就是从瓦房中泻下来接入的水,叫屋漏水。舍漏水也就是从草舍舍面上泻下的水,称之为舍漏水。

接天落水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用脸盆、水桶、水缸直接接入,这样收集的水量比较少,因为流失太多。通常把毛竹管一劈为二,打掉竹节,称之为“接漏”。接漏横挂在屋檐下,半圆形的切面朝上,对着屋檐的落水处接。水从接漏的低处一泻而出,泻落到水缸里。但沙地大多是草舍,尤其是直头舍居多,舍檐下很难固定毛竹接漏,于是大家常常在一端用三根小竹,捆绑成一个支架,另一端将毛竹接漏伸入缸内,同样形成一个落差,让天落水顺畅地接入水缸。

屋漏水的色泽与自来水接近,清澈见底。舍漏水由于受舍面腐烂的影响,稻草中的色素融入到天落水之中,使水变成了淡淡的茶红色,但口感却与屋漏水相差无几。

当年沙地人很注意观察天气,如下雨时间长些,那么第一场雨的天落水是不接的,而接第二场雨的水会清些,空气中的杂质也会少很多。如遇久旱无雨,老天好不容易来场大雨,那必须见好就收了,前半场大雨的天落水用作清洗水缸等容器,后半场的雨水就充分接入,把老天送来的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天落水一般不会用来烧菜做饭,是待家里来了客人,烧开水泡茶用的。大多沙地人自家饮用时是喝生水的,直接将铜勺子在水缸里一捞,仰天而饮,一饮而尽。现还原这种喝水情节,大有比明星们做饮料广告还要爽的感觉。

智慧的沙地人,对保管天落水也别有一番脑筋。天落水时间一长,会有淀积物,乡亲们会动手自制吸筒。取来米把长、杯口粗的毛竹,表面用刀剥削光滑后,留住顶端的一竹节,其他所有竹节一一打通,接着在顶端竹节上,钻一个小孔,这样一个小土制吸筒做成了。接下来大拇指用力压住吸筒上的小孔,不让空气外泄,轻轻插入水缸之中,将吸筒口对准淀积物,然后放开大拇指,淀积物就会随外流的空气进入吸筒,再用手指甲牢牢按住小孔,把淀积物移出缸外。这样反复几次,淀积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囤积的天落水,最让人头痛的是很容易长一种微生物,俗称“倒笃蛆”。倒笃蛆,像挑花线一样细,常常是头倒笃着,尾巴向上,一刻不停地蠕动。为清除这种倒笃蛆,沙地人也会使出撒手锏,在缸内放养上几条泥鳅、黄鳝之类的水生物,构成

一个水生物的食物链,加速倒笃蛆的灭亡,还天落水的清静。

沙地人真正告别饮用天落水的历史,还是二十余年前的事。当然,上世纪80年代后的天落水,清一色是“屋漏水”了——大多数的沙地人家在建房时,在屋顶上都建有混凝土浇筑的水池,用自来水管连接到厨房,足可供一家人饮用上一两个月。

如今的沙地人与都市人同饮一江水,自来水水源清一色取自富春江,一开即来的自来水早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2014年,杭州市启动了“杭州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主城区已享受到了更优质的水资源。从相关媒体中得知,地处钱塘以南的萧山区、钱塘区,将形成以千岛湖、钱塘江水互为备用的双水源供水格局,沙地人千家万户喝上千岛湖自来水指日可待,天落水只有当作一种远去的回忆了吧!

如烟事

■赵雪峰

## 为“黄龙”工人画像



2021年1月上旬,我接到省漫画家协会秘书长邹强的电话,说是13日要去黄龙体育中心为工人画漫像。现场画漫像这种事我参加过许多次,到农村给老人画,去部队为官兵画,进校园给孩子们画,去图书馆为市民画,最多的是在展览会上为参观群众画。

那天,在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陶小明带领下我们几位在杭的肖像漫画家,来到黄龙体育中心。

当时黄龙体育中心为了第19届杭州亚运会正在改建。工人们听说我们要为他们画画,就围拢过来抢着要给我们当模特,主办方觉得人太多,这样画过于分散又太耗时间,于是让没有机会轮到的工人集中横列站在我们对面,中间摆上十几米长一米多高的图板,我们对工人们,中间隔着画板,各自站好位置,一排画家对应一排工人,一个接一个地画起来。工人们精神饱满,气定神闲,这种场面是我几十年美术生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虽然我在现场画过无数幅人物肖像漫画,从东北画到海南,从东海之滨画到雪域高原,漫画对象也从母亲怀中哺乳的婴儿画到苍苍白发的百岁老人,可是,那些画大多在室内一对一地完成,如此壮观的大场面我还是头一次经历。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那种风貌,让我们非常振奋,手中的画笔也异常灵动。先是眼睛扫描对方的五官位置和形象特点,传输给大脑,大脑发出驱动指令,传导到手,嚓嚓嚓,很快一幅漫像就呈现在面前了。旋即,眼睛再去扫描下一个对象……我们几位画家不一会儿就把几十平方米的画板画得满满的。

画的同时,工人们和我们聊天,他们有的说,已经有一年多没回家了,因为工地施工太忙,加上疫情原因,一直没有回家,就是春节也都是在工地过的,因而非常想家,说着说着有人眼睛湿了。忽然,一位工人把手机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孩子,前天我和他视频时截的图,看看能不能给画一张。这还有啥说的!我没有迟疑,接过手机,不到两分钟就把小家伙画成了,他急忙抢过手机打开视频给老婆看,这一下不得了,所有工人都受到启发,纷纷掏手机、找照片,有的让我画妻子,有的让我画儿子,其中一位安徽老乡,手机里只有妻子的照片,他觉得应该把老母亲一起画上,马上通知媳妇用手机自拍一张合照发过来,妻子很快传来现场照,我接过手机画了起来。这位工人说,他出来打工,家里留下妻子操持家务,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还要伺候生病的老母亲,自己除了定期寄点工资,什么也帮不上。有一位工人,将他手机里存的老婆、孩子,还有父母的全家合照摆在我面前,我照着手机把这个组合全部临摹下来。工人们非常激动,有的把家人照片和我画的画拼接在一起发给家人,有的找来打印机,把画好的漫画打印出来,说等回到宿舍,挂到工地的临时宿舍里。

不单是工人们很激动,我们也被这种场面感染着。活动结束后,我和同去的漫画家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好有意义,能为亚场馆改造工程施工人员画漫像,是件很特殊的事件,也是重要新闻,如果有记者写稿,这样的新闻事件,估计新华社能发通稿。没想到,这事真的让我言中了,第二天,有关我们为工人画漫像的新闻在各大媒体上相继报道。2021年1月14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写道:“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这是新闻的力量——为不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画漫像,这本身就是独特新闻。”我当天预言,“这次活动能上新华社通稿!疫情阶段,农民工不回家过年是当前热点”。果不其然,我判断对了,《浙江日报》一版发表了题为“画下全家福 工地送祝福”的图片新闻,紧接着人民网转发,继而新华社面向全国发了通稿,《浙江工人报》也于当天在一版转发了通稿。

我想,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到亚运场馆的建设和亚运宣传上,但是我宣传了亚运场馆的建筑工人,给他们画像,也是间接地为亚运会做了一点贡献。面对和外省的漫画同行聊起这件事,我自豪地说:“大场面的后对面,工人列队,画家列队,中间是画板,这样的阵势你见过吗,全世界有过吗?假如有,是画农民工吗?是疫情阶段吗,是在工地上吗?是漫画吗?”

我相信,那些被我们画过的工人,不论是家人还是他们自己,在亚运会期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黄龙体育中心比赛的项目时,一定想到在那里工作的日日夜夜,想到那骄阳似火的白天和弧光闪闪的夜晚,想到那时心中的故乡圆月……

昨日花

■肖国林

## 进广播站的往事

1979年的冬天,我接到了甘露公社广播站的通知,叫我12月23日上午去萧山人民广播站参加考试。作为一名业余通讯员能被选拔列为招聘编辑的考试对象,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额头高”。由于从靖江通往萧山城区的公交线班次很少,有时还会出现延误,为了保险起见,我选择了骑车前往。

12月23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穿上新做的中山装外套,戴着钻石牌手表,骑着自行车,一路向萧山城区前行,经过2个多小时的骑行,顺利来到了萧山人民广播站。刚进入东大门时,正好遇到了来自新湾公社的汪海山,他也是来参加招聘编辑考试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小型会议室,接待我们的是两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一位是穿着黄色军服的赵老师,另一位是穿着茄克服的朱师傅,是负责这次监考。

听了我们的自我介绍,赵老师热情地对对我们说“你们都是从萧山东片过来的,路途比较远,公交班次又少,坐车也不太方便,好在你们都来得比较早,也很准时,今天的考试就只有你们两个人,现在,我把试卷发给你们,希望你俩慢慢地做,我们的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时间应该来得及”。这时候,朱师傅也给我们泡来了热茶,刚有点口渴的我喝了几口热茶后,便开始做试卷上的题目。由于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试,没见过世面,对面还坐着两位不熟悉的监考老师,心里难免有点紧张,加上刚才路上骑车有点冷,我的手一直在颤抖,写字一点都不听使唤。这时,我的紧张情绪被赵老师看到了,他特地走到我面前,安慰我说:“你不用紧张,时间还早,慢慢地做,肯定来得及。”接着,他又说:“试卷我也看了,其中有一篇作文题,你们只要按照题目的要求,把你们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所看到的变化写出来就可以了。”这时候,对面的朱师傅也站了起来,他接过话题,亲切地安慰我说:“你不要怕,胆子大一点,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虽然还是初次见面,但一点都不用紧张,先仔细地看看题目,然后慢慢地做就行了。”赵老师和朱师傅的一番话,使我那颗焦急的心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写字的手也不抖了。当做到试卷上的作文题——“钱塘江畔的欢笑声——记一个生产队分配兑现会”,我便马上想到,这不就是要我说一个生产队年终分配时的那些开心事吗?是我所熟悉的题材,思路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于是,我就以小通讯的形式,描写了钱塘江南岸江南大队某生产队在年终分配兑现会上的欢乐场面,用发生在身边的生动的事例讴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变化。最后我与汪海山两人提前完成了所有答题,信心满满地上交了试卷,便一一与赵老师和朱师傅告别!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赵老师和朱师傅两位考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面容。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萧山人广播站的录取通知书,我被正式录取为甘露公社广播站编辑,工龄从1980年1月1日算起,使用期为6个月,月工资为30.50元。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当年鲤鱼得以跳龙门,负责监考的赵老师和朱师傅着实功不可没,所以至今仍怀有一份深深的感激之情!

凡人脸

■陆永敢

## 热心保安董建华

萧山农商银行北干一办事处,一位保安大叔总会准时履职在自己岗位上。他本地人,50岁上下,身段不高,结结实实,一张憨厚朴实的脸蛋,对来人总是乐呵呵的模样,十分和蔼可亲。他身为保安,有一手娴熟的银行业务知识,尤其是手机操作方面,更是行家里手,注册手机银行,教储户手机理财、手机取现等等,娴熟于心。如果有办事群众问到他,只要他清楚的,就一定会耐心讲解,助你排忧解难,给你满意回答,不问分内分外,无论熟悉陌生。

我与他相识是一次去门店,用手机买理财产品,因不熟练操作总弄不好,是他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让我得以熟练操作,从此购买理财产品都能在手机上完成。

然而,一段时间来,一些理财产品推出都是秒光的。说好八时开售,提前几分钟,捧着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等等啊啊,不见其开售,但到了时间,往往只过了一两分钟,就会跳出“已售罄”字样。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只能去门店柜机操作。然后,在柜机上操作,有一个漫长的流程,如果不熟练,错过了时机,也就抢不到,这是一种心想事成不了的无奈。

一次,去门店购买理财产品,正是在他的帮助指点下,才顺利完成。他会提前两三分钟,按照程序要求,先行进入开机,从点击“更多业务”开始,点到“个人业务”,点到“理财超市”,点到“封闭净值产品详情”。继续往下:“购买请插入银行卡”“输入密码”“阅读协议并确认”。一步一步往前走,有时还会出现“系统正在处理”“风险等级评估”等情况。再往下,就是产品说明、风险提示……“我已阅读”,必须点击,然后,才能确认购买。

每当此时,他会告诉你:如今理财产品非常紧俏,在柜机上能否抢到,就看你熟练程度,如果操作不当,或者程序反复,就将前功尽弃不能成功。

一位保安如此热情,超越了他的工作职责,会不会不被理解?我很迷惑,心里没底,也拿捏不准。

几次接触后,他告诉我原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管人、处事分离机制,名为劳务派遣。他的身份,属于保安公司外派人员,与银行门店业务,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也有出力不讨好,遭人埋怨的情况,没遇过误解与委屈。然后,办事群众,不问你的身份,他们都当我们是银行工作人员。只要是热心服务群众,肯定给银行加分,会给门店留下好的影响,为留住客户夯实基础。”他这样回答我。

是的。当下社会,需要多一些温暖,多一些人情味。只要是方便群众的事,不妨大胆地多管一尺,向前一步,只要群众是欢迎的、高兴的、拥护的,一定属于正能量,就该表扬与点赞、赞赏与鼓励。

这位保安叫董建华,我记住了他的名字。